生命短唱之三

青姑淚

·李莊羊·

山羊按：這篇日記是青蛙姑娘用眼淚寫成的。在殃田，在溪畔，在原野，在山谷都印有她的淚痕；在黎明，在黃昏，在深夜，都可以聽到她的悲鳴。這篇日記的發掘，得力於蝴蝶小姐，夜鶯先生，蚱蜢仁兄等等的共同合作，從許許多多的地方將它搜集在一起，經過整理的工夫，再加以編纂日月，纔付梓問世。在水族，飛禽，哺乳動物，昆虫……不管是胎生，卵生，濕生……它擁有廣大讀者，她的悲慘遭遇，已引起一致的同情和憤慨。山羊將這篇文字翻譯成人語文，由於能力之不足，實無法表現原文的優美；更限於時間和篇幅，不能全文譯出。這是要表示歉意的。

原文不僅有月日，而且有年份，然而它用的是蛙類紀元，數字太長了，已經是千百億年以上，比『上帝』造萬物時要早上幾萬倍，可以推翻愚蠢人們所謊構的上帝造萬物傳說。爲了簡略起見，去掉紀年，僅用日月，特此附帶說明。

二月一日

年紀大一點的青蛙，喉嚨早哭得酣啞了，大家猶在悲泣！

我是一個生命，
生在池塘，溪畔。
成長於原野，山谷。
未犯過罪
未積寃仇
人們呵！
千世萬世受人欺壓！
千代萬代受人迫害！
我們不敢憤怒，
我們不敢報仇，
僅是含淚申訴；
苦喲，苦啊！苦！
苦！苦！苦啊！苦！
人們哪！
給我一線生機！
賜我一份自由。

一個接續一個的咽嗚，一個聲音比一個聲音沉鬱悽慘，整個大地都浮動着寃氣，整個大地都充滿了嘆息，整個大地都在慟哭悲號……。

我和一群姊妹們聽得怪難過的，討厭之情勝過憐愛的。

「有什麽可哭的，哭得心亂如麻！依我看，上空白雲悠悠，清風掀動溪水波紋盪盪，青草油綠，沃野千里，到處可愛，到處好玩。」一個小蝌蚪妹妹游在我身邊，說完，送給我一個苦笑，接着欣快之情籠罩住了她的心，放高嗓子得意的笑：「游呀！游呀！再過一個月，我們就會生出四隻脚，可以衝出水面，在地上跳舞了！」她輕快的笑聲，贏得了一片喝采，我們一群小蝌蚪姊妹，在儘情的追逐，在儘情的歡笑！

「宇宙太美了！
世間太快樂了！」
髣髴聽到老蛙在含淚祈禱：
「菩薩呵！不要她們受到傷害，讓她們永遠生活在快樂中吧！」
我們不禁異口同音的說：「討厭！殺風景！」

二月七日

這是夢嗎？不！它是眞眞確確的事實，我們小蝌蚪相抱長哭，恐怖得緊縮一團抖慄不已！這件事太可怕了。

早晨，我們一隊蝌蚪在河邊嬉遊，正當興高彩烈的時候，一隻老蛙慌恐驚懼的從岸上草田跳下：「快逃命！快逃命！許多凶暴殘酷的人向這邊來了！」牠的喊叫聲，爲整個河水中，引起騷擾，魚兄魚弟，蝦姐蝦妹都張慌失措的向深水中逃難去了！

我們都沒怕，無寃無仇，無罪無過，任何魔王妖精都不必怕！

三個人到岸上，一個大的，兩個小的，嚇！那小的就有我們幾萬倍大！眞是太偉大了，他們有個頭，兩隻手，兩條腿，大大的兩眼冒出寒光，直投到我們的身上。血盆大嘴裂開，正在嘻嘻哈哈的笑着。

那兩個小的人，一眼望到我們了，驚喜興奮地叫：「呀！小蝌蚪！小蝌蚪！太好玩了！」

光榮之至，萬想不到，偉大的人會賞識我們，不以我們的渺小而厭惡，竟流露出友誼的笑，我們也壯大了膽子，向岸邊游。

我高聲的對人說：「偉大的人，我們願意看到你們，可請下河中來，我們會以貴賓招待！」

菩薩呀！誰想到，人們一言不發，突然伸出一張大手，一把握住七八個蝌蚪，水面立刻起了變化，劇烈的盪起波紋，泥沙從河底翻滾起來，清而靜的河水，變成混亂的泥塘，人們的血手，一個一個的下來，我們在驚呼號叫中，迷失了方向，我隨着大家，被握進那張殘暴的手中……。

現在，都顧不得一切的在掙扎，在乞命，在呼號……然而所回答的，是人們的獰獰大笑！

被握在人手中，我混身劇痛，肚子都快被擁破了，腦子快碎裂了—急遽的哭求，瘋狂的哀叫，聲淚俱下的乞命，都不濟於事，結果，大家都轉向了那個大人：

「大人呵！在三個人當中，你是最高最大的，憐恤我們，將我們放回河中去……。」

那個大人，連理睬都不理睬，張着那雙充滿血腥的大嘴，在誇獎：「嘿！嘿！我的兒子有本領，一把就捉住七八個！哈！好兒子！」

菩薩呀！他還說什麽?!他說：「對了！活吃小蝌蚪，可以去暑氣，保證在夏天無病！吃吧！吃吧！就活吃下去！」

我們驚懼的狂叫，悲號打成一片，全體都在哀憐申述：

「我們也是一命，我們要活命，你們不能吃！……。」

在哭叫中，那兩個小人，一個一個的吃着我們，呀！他一張血口竟能活活吞下七八個！連連在說：「好吃！好吃！好吃！」

那個大人笑了：「好孩子！好孩子，不要吃多了！把那幾個放回去吧！」在暈迷之中，現出了一線希望，然而，我的骨頭已被揉擦碎了，那個小人，狠狠的將我丟在河中，大人更笑着說：「對了，放了它，等牠們長大，好吃油炸青蛙！」接着一陣得意的笑……。

許多小蝌蚪把我圍在當中，正用她們的舌尖撫摸我的傷處，每張面孔都是酸痛苦澀的。大家互相哀慟的問：「我們和人有仇？」

老青蛙游來：「沒有，祇是他們成年累月的蹂躪摧殘我們。」

大家又顫抖着低聲問：「我們生下來就應該給他們人治病嗎？長大了還應該給他們人用油炸着吃嗎？」

老青蛙不答，却放聲啼哭，許多小蝌蚪們，更擁抱在一起，慟哭欲絕了！

三月七日

我長出了肺可以呼吸空氣了，四隻脚靈活健壯，尾巴也脫掉！老蛙告訴我，已不再是蝌蚪，而是一個美麗聰明的青蛙姑娘了！

魚哥含淚向我說：「水外有廣濶的天地，在青青草地歌唱，在碧綠的山坡上舞蹈，鳥鳴虫叫是旋律，風雨交加是自然樂章，既可以游水又可以玩山了！」在牠的話中充滿了羨慕氣氛的，在羨慕之中，夾雜着別離的辛酸，和失意後的嫉妬！牠說：「常常游回來，帶給我陸地上的故事！」

我不曉得該用什麽話來安慰牠。怕離愁長佔住我們心頭，加足速度，跳向了岸。天地寬廣極了，有高樹，有密草，有殃田，有五色芬芳的花，鳥在儘情的嬉笑，昆虫也在儘情的嘶鳴！我觀賞着，不禁興奮的唱起……。

一群鳥突然驚慌的飛過，用那響亮的喉嚨高喊：「小心呵！所有善良的種族們，趕快躲藏起身子來，一大群人兒向這邊走來！」

昆虫停止了欣快的嘶叫，改用憤恨的口吻，拉長聲音號叫：

「可恨的人呵，
殺害我的雙親，
活捉去我的情侶，
凶暴！殘酷！
可恨的人呵，
……。」

毒蛇、蠍虎、蜈蚣、蜥蜴……都睜大了眼睛，準備防禦；蚱蜢、寒蟬躲藏着身在監視，蝴蝶膽小，向遼遠的山谷飛掠了！

我與幾位老青蛙，站得遠遠的，悲哀襲上心頭，向人們哀訴：

「發慈悲心腸，
不要侵害一切衆生，
人雖陰謀詭詐，
也有刀兵水火……。」

剛剛哀求到這裡，一大群人走過來，五六十個比較小一點的，三個大的，都穿着黃色衣服，短褲，膠底球鞋，每個人手拿一根長棍。

「各種族們，」一位老蛙放大了嗓子，像發現了秘密似的高叫：「不要怕了，他們是童子軍，沒看到嗎？在帽子上都端端正正鑲着『智、仁、勇』三個字的徽章，他們講究仁愛的，不會殘暴冷酷了！」

牠的話剛說完，一個童子軍驚喜的叫了一聲：「呵！這邊有許多青蛙！快來包圍！」

老蛙沒有聽清，正在高興，我連連高叫：「不好了！」準備奔命時，已被這群童子軍層層包圍上。

「不要打死，捉活的。」

「捉活的，看我給大家玩魔術，用小藤條棍子打牠的肚子，牠就會鼓起大肚子，從嘴冒白泡，『呱呀！呱呵！』的叫，最好玩了。」一個童子軍最活躍，奮不顧身的跑向前，幾個大步即追上了老蛙，狠狠的踢了一脚，將老蛙踢到半空中，正巧摔在一棵樹幹上，祇聽見「救命呵！」一聲，接着又摔在樹根上，牠一時暈厥了！

我看得清清的，油然出了一身冷汗，眼睛冒着一圈圈金光，心弦劇烈的跳動，正在這時冷不防一張血腥的手握住了我。

「這個小蛙眞乖，一動不動的等我捉！哈哈哈！嬉嬉嬉！」他們笑得好不開心。而我混身的骨節比火燒還痛。

我被放進一個小瓶中，從玻璃瓶可以看見外邊的山河大地，然而一切都不屬與我，小瓶是牢獄，被無情的關在裡面。

童子軍圍着一圈坐下，老蛙仰放在一塊石頭上，那個童子軍用藤條一棍一棍的打着老蛙的肚子：「有意思！有意思！看，牠的肚子大了，大了了，更大了！呀！像個汽球啦！哈！哈！」

菩薩呵！爲什麽還不拯救老蛙呢？牠被打得伸直了四脚，伸出舌頭，全身紅腫，早已失却了知覺，牠，善良的老蛙，在我們蛙中，是一位忠厚的長者，有着一副仁慈的心腸，在長年累月中，向來是扶助弱小者，想不到，牠竟受到這樣殘酷的遭遇？

大人站起了，對着一群小童子軍說：「……童子軍是將來的主人翁，大家一定要建設一個康樂富强的國家，促進世界和平，我們必須求仁愛，祇有仁愛心，才能顯出我們是人的天性，人所以異於禽獸，

是我們有仁愛心……。」

我聽着，聽着，嘔吐起來。靠近玻璃瓶，看看這群異於禽獸，又有『仁愛』之心的人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咽泣啼淚：「禽獸沒有這樣蹂躪摧殘我們！仁愛？仁愛？人們呵，我受不了你們這種仁愛呀！」

三月八日

在玻璃瓶中整整廿四小時！先發高燒，現在又冷起來！悶得我像快要爆炸了！這個無情的玻璃瓶緊緊蓋着膠板，我曾數度嚐試去咬破它，然而都歸于失敗。

髣髴聽到呼救聲，悲號聲，咽泣聲……聲音是那樣的悽慘，悲切。

我從玻璃瓶向外看，不自覺的驚慄叫了一聲，恐怖襲上心頭，混身顫抖不已。

有七八十個玻璃瓶子，排成一個整齊的行列，內中分別囚禁着蚱蜢、螃蟒、蝸牛、蝙蝠、蟈蟈、寒蟬……各式各樣的生命，在瓶上編成號碼，還寫着名稱，就是沒有罪名！有的在戰慄的呼號，有的在仰臥呻吟，有的在拼命掙扎！

我也和牠們一樣的排在一個架子上，在前邊是空濶的屋子，當中擺着一條長大的木桌，上面放着明幌幌的刀、血盆、叉子、剪子……。

猛抬頭，瞧見，看見一扇大門，門正開着，清清楚楚的望見門外側旁掛着一個黑色木牌子，寫着『生物實驗室』五個字！

實驗？實驗些什麼呢？

一群中學生走進來，大家興高采烈的東瞧西望，嘻嘻哈哈的談個不休。先生進來，都圍到木桌坐下去，先生站在橫頭。一個學生分給一把刀，一個血盆！

「聽到……我們讀生物讀到了青蛙了！爲了使大家詳細青蛙一切內部的情形，特來一次開刀解剖實驗！我們昨天捉到五十多青蛙，一人分一個，聽着我的口令，一刀一刀的給牠大節八塊！」

他的話像晴空霹靂，震撼到所有的衆生，每一個生物都放聲悲鳴起來。

「寬恕我們！救救我們！」

「我們要活下去，誰也沒有犯罪！憐恤我們是有肉有血的生命。」

「專講仁愛的人哪！對我們仁愛一些吧，高抬貴手，饒恕一命！」

「……。」

哭求聲打成一片。然而，這群人毫不憐憫，將許多青蛙從玻璃瓶中倒了出來，一個人分到一個哇，我們已泣不成聲了！祇是在瘋狂的乞命！瘋狂的掙扎，瘋狂的號喊。

「這個小青蛙給我！」先生一眼瞧到我，伸過那毛聳聳的大手，用那粗大的姆指，食指攝住我的背骨，高高舉起：「小聲一點，聽我說話！我們先來看一看，青蛙的頭頂骨，與蝦蟆的頭頂骨不同……」

他講了一大篇話，從頭講到肚子，從背講到四脚，多難爲情，我還是未出嫁的姑娘哩！不！和這一群不懂情理的人，還怕什麼難爲情，連生命都不保了！

「現在開始。」先生高聲叫了，那聲音比妖魔咆哮還難聽：「先拿刀，從青蛙的頭到屁股，給它切成兩半！下手！下手！」

在眼前，閃耀着紅色的血，白色的刀，在耳邊響動着慘叫哀號與殺氣騰騰的獰猙之笑！

「完了！完了！」我絕望的滴出兩串淚水，等待着宰殺。

先生大叫起來：「怎麼你們幾個學生不下手？這樣無用？要再不下手，不給分數畢不了業，給你們記大過！」

呀！先生比魔王還凶殘！比妖精還毒狠，他，他，他張起血盆大嘴在怪叫，瞪起賊亮亮的鬼眼……。學生們的手都在抖慄，閉起眼睛舉起力！咬牙切齒的遵命殺下去！

哭泣！呻吟！驚叫！狂號交織成一片。

「這個青蛙太小了，放回去。」先生看着我，一把丟過去，一個學生將我放回瓶中去，先生似乎在說：「過一些日子，由我來動手，給她剝皮做標本！」

在一片血腥中，我失却了知覺。好像聽到他們在叫：「這是心臟！這是大腸！這是胃！這是氣管！這是肺！」

又好似聽到他在叫：「抽出腿骨！剝下皮！切開腦子！挖出眼睛……！」

當我再清醒的時候，已經人去室空，在桌子上擺着一條條的大腿！一根根的骨頭！一汪汪的血！一塊塊的肉！一個個的眼睛，一管管的腸子！

我放聲慟哭，在哭聲中聽到他們的唱歌聲，這是黃昏降旗典禮，他們正唱：「……博愛是人類的精神，博愛是我們的校訓，博愛！博愛！博愛！」

我再度暈厥！

三月十日

我嚐試去唱：

「苦呵！苦！苦呵！苦生命渺小無依！

何日衝破牢獄，

何時獲得重生？

人類憐憫我是條生命，

給我自由，讓我新生，

……。」

想唱，想大聲的唱，誰又會聽見呢？即使有人聽見，誰又能賜我以同情呢？可咀咒的人群啊。

我已經癱瘓，四肢不能動彈，腹中饑餓，肉皮痛楚，悶得氣息奄奄，幾次試圖自殺，企圖一死以求了脫，然而，在事實上，連死都不可能了，在這時我羨慕起已被『解剖』的那些蛙了。我不如牠們，比較一下，牠們比我幸福得多。

門打開，一個穿游泳衣的人將瓶子打開，把我拿出來，在這時，連呻吟都呻吟不出來。

他將我拿到一個游泳池旁，站滿了人，都赤臂，僅穿短褲頭。

「大家注意！」一個教師向所有的人高叫：「我們現在學蛙式游泳！特拿來一隻蛙，給大家看一看，牠怎樣游，我們就怎樣動作！」

天呀！讓我游泳？我連動都不能了，還能游泳嗎？在幾百萬隻眼光照視下，我被摔進游泳池中！混身被丟得劇痛，我沉入池底！一

池上的人咆哮了：「這混蛋調皮的小蛙，想逃走嗎？不給牠一點罪受牠不曉得厲害，來！大家齊下去將它捉上來！」

接着，有一群人跳下來，在池中搜索，我想跑掉，可是不可能，一步都跳不動。

一張脚踏到了我！已意識到，這回該粉身碎骨了！

「捉到了！」一張手捉到我，一個人驚喜興奮的叫：「看你有什麼本領，能逃走？」

人們將我放到池上，我閉上眼等待一切蹂躪。

「呀！牠的腸子被我踏出了！」那個人在叫，這時我才曉得肚子劇痛，睜開眼一見，肚皮子已裂開縫，血像泉湧似的流出，一條腸子拖在肚外！

「讓牠滾蛋！沒有用的東西，人生以服務爲目的，牠連作個樣式都不會！」那位教師，狠狠的拿起我，搖了兩下，一張手，將我丟在半空中，悠悠然的降下，突然被摔在一堆草中！

完了！一切都完了。

三月十四日

許多老蛙圍在我的身旁，都含着淚，同命相憐，這種友情是可貴的。一位老蛙輕輕親切告訴我：

「妳不會死了！我們爲妳服侍了四天，縫上傷口，爲妳輸血，塗上草藥，不是嗎？妳已經醒過來！」

我無言以對，祇是長哭。

蛙群都來看我，送了很多禮物，令我感到溫暖。全身在劇痛，喉嚨發乾更酸澀，我開始呻吟了：

「苦啊！苦啊！苦，苦，苦啊！」

三月十九日

死裏重生是一件幸運的事嗎？不！尤其在今天，更令我覺悟到這是苦上加苦的一件事。

我又遇到了人，又被人俘獲了！

早晨，我在水中嚐試游泳，據大家告訴我，這樣，可以使傷勢迅速復元。

老蛙爲我喊口令：「一二三四一二三四！」我在兩位力壯的青蛙陪伴着向前游……。

「不好了！又來人啦！」老蛙猛回頭驚叫，我心驚肉跳起來！老蛙高喊：「都躲進水底去，不讓人看到！」

我們一齊鑽進了水底。

「不好！還是快逃，這人用電來捕捉我們，殘酷啊！這是要將我們電個半死，然後捉去……。」老蛙喊聲未完，一股電流已擊到我們身上，全身立刻麻木，于是失却了知覺！

當我再醒過來時，嘴被穿個大洞，一個竹籤穿過，二十多個蛙被串在一起，吊在屋簷下，鮮血一滴一滴的往下流，它已染紅了所有的蛙。我的嘴被竹籤穿吊着，上面又落滿了蛙，兩腿在掙扎，越掙扎越痛，嘴在喊：「苦啊！」越喊也越苦！

「油鍋燒開了！」一個尖細的聲音在叫。我們看下去，呀！一堆熾烈的火上架着一個鍋，內中的油，正在翻滾！

我下面的蛙慟哭起：「我剛剛結婚，溪中還有愛妻等着我呢！不能死！放下我，放下我！」

我上面的蛙在悲號：「我即要產卵，等我生下千百個卵，完成義務時再吃我！赦我一命等於救千百條生命！」

我們被拿到油鍋旁，最上面的蛙被拿下來，塗滿一身麵粉，丟進油鍋中，接着又一個被丟進去。立刻起了一陣震撼心弦的油炸聲！

「我們沒有寃仇，我沒犯罪！我要活命……。」都失常了！急遽的狂叫！

大家顧不得嘴痛，拼命的掙扎，結果都歸于失敗，呼救聲越大，鍋中油滾得越響。

「油炸『哈啦馬』去病延壽喲！」人在叫起來，叫得很痛快！「一塊錢五個喲！吃了可以增壽延命！最好吃的油炸青蛙啊！快來買呀！新鮮的油炸青蛙，吃了滿口香脆呵！」叫買聲格外的輕快，興奮。

我們「苦啊！苦啊！」的呼叫聲，在人們的「香脆啊！好吃啊！」的笑聲中，顯得柔弱無力。

蝴蝶女士按：青蛙姑娘的日記到此絕筆了。我飛近人魔窟中（即都市）去搜集青姑日記，然而一無所獲。據推測，大概已被博愛的人，博愛進肚中去了。如果我的判斷不錯，那我們所作的事也不會錯。我們爲青蛙姑娘舉行一次大法會，唸了三十一遍往生咒，誦了十卷彌陀經，助她往生極樂世界。毒蛇建議：向人發動一次總攻擊，一定能將人類消滅。經大家決議，還是忍讓，因爲我們深信「欲問前生事，今生受者是；欲問來生事，今生作者是」。

贈

茲有讀者托贈中英註音之楞嚴咒（附十小咒、大悲咒、虛空藏咒）願請者請附回件郵資函本刊讀者服務部即寄一冊。

徵求附印

「佛教人生觀」

著作者：心悟法師

出版者：中國佛教月刊社

本書共集二十餘篇論文，都八萬餘言，三十二開本共一百六十頁，內容豐富充實，爲闡發人生問題之佳著。國內附印每册新臺幣八元，國外附印每册港幣二元，即日開始附印，至九月半截止，九月底出書。

國內附印款請交各地郵局劃撥郵政儲金賬戶「一〇四七九號」中國佛教月刊社，免諸匯費。

國外附印款，請寄交檳城極樂寺妙義法師收轉本社。

中國佛教月刊社啓